

香港)林燕妮 著

思念的 风筝



远方出版社

思念的风筝

林燕妮 著



1999年1月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 弋
封面设计:董 春

林燕妮作品集之:

思念的风筝

作 者:林燕妮 著
出 版: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社 址: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
印 刷: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
厂 址: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:7 字数:60 千
版 次: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-5,5000 册
统一书号:ISBN7-80595-113-5/1·45
定 价:9.80 元

(如有装订、印刷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)

A

这是一个雨声淅沥、雷电交加的周末。

台大公馆附近的交通已陷入一片雾气腾腾、空前紊乱又拥挤恐怖的困境中。

麦德夫一身狼狈的杀出重围，拎着他那柄满目疮痍，几近寿寝边缘的破雨伞闪入骑楼下，发挥一夫当关、万夫莫敌的精神，穿过层层结实沙甸鱼罐头的人墙，拉开闲情茶情茶艺馆的大门，在熟悉的侍应生招呼指引下，直接迈上了二楼。

满身湿气的他，还来不及喘息，坐在墙角一隅恭候多时的余盛仁、汪碧薇和丘斐容即刻炮声隆隆的群起攻之。

“喂！‘卖豆腐’，你的架子愈来愈大了，居然整整迟到了四十分钟，敢情你是沿路卖豆腐卖到阿拉斯加去了？”余盛仁臭着一张圆滚滚极具福相的脸，发出犀利又不失趣意的揶揄与抗议。

“老实说，‘卖豆腐’，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，又跑到书店罚站，去挖掘你的黄金屋，颜如玉了？”

麦德夫甫张嘴想解释，汪碧薇又不容分说的一阵抢白：“别告诉我们是因塞车，这种老掉牙的说辞已经不管用了，谁教你不懂得掌握提早出门的先机。”

“我已经是尽最大的能力赶来赴会了，诸位尖牙利嘴的

林燕妮作品集

好同学们，能不能请你们降降肝火，口下留情，看在我远从新竹赶来的份上，别再拿我这个落汤鸡当炮灰了。”麦德夫一擦拭着雾气氤氲的眼镜，一边拱手讨饶。

余盛仁斜睨着他，一副怨气难平的模样。“谁教你要临阵倒戈，移情别恋，当初我们六个人明明说好了，要继续留在台大深造，结果，你和小季，一个跟去清华，一个跑到东海，只有我和阿奇、碧薇留在台大，斐容则进了政大，今天的聚会，我们琴棋书画艺文风骚六君子能全部到齐才怪！”

“谁说的？”一个清朗活泼又充满了生气的男性嗓音顿时响起，“我这不是风尘仆仆的远从台中赶来了吗？”季慕飞穿着一袭帅气又洗得发白的牛仔套装，那张浓眉大眼的娃娃脸上挂着一抹促狭生动的笑容。

“小季！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？”丘斐容双眼亮晶晶地瞅着他说，白皙秀气的脸庞上闪过一丝温柔喜悦的光彩。

季慕冰潇洒的拉开椅子，大刺刺地坐了下来，“我怎么敢不来，我今天一大早起来，耳朵就开始发痒，上了火车不但痒而且还开始嗡嗡作响，到了台北就痒得更离谱了，果然，我赶到公馆，上了闲情，就听见我们这位棋艺一流的‘圣人’老哥正在玩大风吹点名批判的游戏。幸好，我有先见之明，不畏风雨交加，舟车劳顿之苦，特地赶来参加我们这每两个月举办一次的聚会，否则，我再耳鸣下去，大概就会成了第二个失听的弹琴高手‘贝多芬’了。”

余盛仁失笑的白了一眼，“小季，算你聪明，不敢失约，否则，惹怒了我这位‘圣人’，你这个爱玩乐器的小白脸可就别想在东海混了。”

“是，我怎么敢招惹你这只台中出产的地头蛇呢？谁不知道东海大学的教务主任是你的姨丈呢？”季慕飞接过丘斐容送上的一杯清茶，兴兴味十足的调笑道。“这种捋虎须，

思念的风筝

活得不耐烦的蠢事，我季慕飞还没那个胆识去做，倒是——”他轻啜了一口香气四溢的热茶，懒洋洋地打趣着。“我们那位文采焕发的万人迷——雷修奇大帅哥，今晚是怎么回事？到现在还没来？他可是住得最近，又最没有理由迟到的一位！”

“他最近忙着找房子搬家，他们房东突然过世，他的女儿想把房子脱手卖人，所以，阿奇急着到处找房子搬家。”余盛仁徐徐说道。

季慕飞点点头，然后他顽皮的朝汪碧薇眨眨眼，半真半假的笑道：

“碧薇，这就你的不是了，你的心上人有这么刻不容缓又难以解决的‘房事’问题，你这个责无旁贷的红粉知己怎么可以袖手旁观，忘了发挥雪中送炭、推己及人的精神呢？”

汪珠薇的脸立刻飞上两朵妩媚娇涩的红晕，“小季，你少在那胡扯好不好？我跟阿奇——”她期期艾艾的不知如何措辞，连耳根也跟着泛红滚烫了。

一直保持缄默，静静饮茶聆听，颇具古贡书生气宇的麦德夫突然开口替汪碧薇解危了。“小季，感情的事，外人是很难理解置喙的，我们还是别把自己的乐趣建筑在别人的困窘和难堪上吧！”

季慕飞惊异的扬扬浓眉，“哇！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‘麦豆腐’，谁说你是个不解世故的书呆子，看样子，你这个整日埋在书堆里面专研学问的人，的确有两把刷子，刷得我这个半瓶水响叮当的人好生惭愧，顿时见到自己的庸俗和肤浅！”

“简单，你要是真惭愧的话，你跟‘卖豆腐’卖块豆腐撞壁自杀就可以了，这样一举数得，东海也少了一个‘花’字辈的祸害！”余盛仁不愠不火的跟着搭腔，藉机揶揄季慕飞的

林燕妮作品集

浪荡风流。

季慕飞不以为忤的掀起唇角笑了，露出两排洁白健康的牙齿，“要是我真的就这么‘壮烈成仁’，呜呼哀哉的话，我敢保证，那些还等着我一亲芳泽的窈窕佳人，一定会肝肠寸断、泪流成河，引发另一场惊天动地鬼神的大水灾!!”

“大水灾？”余盛仁嗤之以鼻的冒出一声冷哼，“我还唐山大地震呢！小季，你的自恋狂还不是普通的严重，你还当你是唐璜再世，独秀天下吗？”

“小余，你别逮到机会就喜欢糗我，损我。你别真以为你是圣人的化身，没事就爱板着脸训我，你只不过是托你老爸的福，给你取了这么一个占尽优势的好名字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双眼亮熠熠的说：“幸好，他取的是余盛仁，要是改了最后一个字，叫余盛魁，那你不是逢人就得告诉他，你老哥自娘胎出来就有‘肾亏’的老毛病吗？”

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笑了，而余盛仁则气呼呼的瞪了他一眼，刚蠕动着嘴巴想还以颜色，季慕飞又一本正经的抢着先机，“‘卖豆腐’，对不起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我这个半瓶水响叮当的人，又不小心把自己的乐趣建筑在别人的困窘和难堪上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会多送一块豆腐给你的！”麦德夫慢条斯理的打趣道。

“别忘了，多扎几个铁钉在上头，免得全世界的乐趣都给他这个口若悬河的臭家伙占光了。”余盛仁忙不迭的在一旁咬着牙齿补充道。

汪碧薇娇笑地连连摇头，“小季，你还是那么皮，不过，我们这伙人的聚会，要真是少了你，那可就索然乏味了。”

季慕飞目光闪了闪，微微的扬了扬嘴角，“怎么，你这会才发现我的优点啊！没关系，我这个人一向是宽宏大量，来

者不拒的，如果你想悬崖勒马，我会给你一个重新爱我的机会的。”

汪碧薇张大她那一双艳光迫人的明眸，还来不及大发娇嗔，余盛仁已抢着鸣枪开火了。

“狗口里长不出象牙，没见过像你这么油嘴滑舌的人，连自己的老同学都敢明目张胆的吃豆腐！”

季慕飞不以为意的耸耸肩，剥了一粒花生米扔进了嘴里，“小余！你别净坐在一旁，像个法官似的老找我的碴，其实，我也只不过应验了孔孟两位老夫子说的一句至理名言，‘余岂好色哉，余不得已也，此乃食色性也’！”

一伙人又被他不伦不类、趣意十足的给逗笑了。

“你呀！睁眼说瞎话的本事，比我们立法院的那些舌烁莲花的政客还高竿！你不应该去念企业管理，应该去学政治，把你的长才彻底发扬光大！”余盛仁没好气的笑骂道。

季慕飞翻了个白眼提出抗议了，“喂！我有那么‘面目可憎’吗？圣人，你说我风流花心，说我玩世不恭，说我油腔滑调我可以忍受，但，请别把我和那些玩骗术的丑陋政客扯在一块！否则——”他咬紧牙龈加重语气，“我真的会考虑你的建议，卖块豆腐一头撞死！”

“是吗？别忘了，记我的帐，让我尽头棉薄之力，送你一程！”余盛仁扬着眉笑意吟吟地顺竿打蛇。

“我跟你对分，铁钉的钱我出。”汪碧薇也赶着凑上一脚，报方才被戏弄的一箭之仇。

季慕飞瞪大他那一双清亮出神的眼珠子，则想说话发表最严正的抗议时，性情温文静默、与世无争的麦德夫却冷不防的冒出一句令人更为之称绝的话来。

“小季，你安心去吧！我会尽我的全力，用我最拿手的行书，为你抄写一篇最精彩感人的祭友文的。”

林燕妮作品集

季慕飞在众人闹哄哄的笑声中，瞪目结舌的瞪着麦德夫，“祭你个头！卖豆腐，连你都敢落井下石欺侮我，亏我以前还跟你同居了四年，谁晓得你这个静静偷吃杯面的人会这么绝情可恶！”

麦德夫斯斯文文的推推眼镜，“我哪有，我只不过附和你的提议，尽尽好朋友的一点心意而已，你不是常说士可杀不可辱吗？”

季慕飞皮笑肉不笑的发出一声冷哼，“谢啦！卖豆腐，有你这么‘善解人意’的好朋友，我季慕飞即使忍辱偷生也得好好的活下去，免得你在阳间活得太空虚乏味了。”

习惯在热闹喧嚣的人群中，扮演洗耳恭听的听众角色的丘斐容出面打圆场喊停了，“喂！我们几个人冒着风雨无阻的精神赶来参加这次的聚会，可不是特地跑来吵架抬杠的，能不能请你们稍微节制一点，不要玩得太过火，以免伤了和气。”她清晰婉转的提醒众人。

季慕飞即刻对丘斐容露出了一个赞赏有加的微笑，“还是我们的‘丘培梅’小姐有内涵有深度，将来不知道哪个男人有这个打着灯笼都打不到的福分，能娶到你这样秀外慧中、厨艺一流的清秀佳人，希望他不会介意，我们偶尔上你们家流流口水，打打牙祭！”

丘斐容闻言，心里翻涌着阵阵微妙而酸楚的浪花，她低眉敛眼望着手中的茶杯凝神，耳边却响起了余盛仁粗豪响亮听声音，“对，提起斐容那一双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巧手，我这个只要看见美食就毫无免疫能力的馋鬼，还真是怀念得连做梦都会流口水，干脆我们下次聚会，就选在斐容家好了，一方面可以喝茶闲聊，一方面可以一饮口福，大快朵颐，尝尝斐容的拿手好菜。”

“哼，你想得可真美，去年毕业典礼那天晚上，我们在斐

思念的风筝

容那庆祝聚会，光是你一个人就包办了六十个牛肉水饼，害斐容忙得灰头土脸，一个晚上都在擀饺子皮应付你这个狼吞虎咽，食量惊人的大馋鬼！”季慕飞抓着话题糗他。

“这千里马也需要有伯乐欣赏，才能发出它的光芒，像斐容这么精湛绝妙的厨艺，若没有我这种称讲究美食的大畏王来衬托，岂非有负上苍赋予她的一双巧手？”余盛仁振振有辞的为自己辩驳。

“是吗？”季慕飞似笑非笑的撇撇唇，“那——你干脆赘到斐容家好了，这样——你一辈子都有流不完的口水了。”

麦德夫望着丘斐容那张酡红而羞恼交集的容颜，不禁轻咳了一声，慢声提醒他们。

“喂！两位口无遮拦的鲁男子，能不能请你们稍稍节制一下，尊重在场的淑女们，不要开玩笑开过了头！”

季慕飞也发觉自己的失言，立刻正襟危坐的发出一声似假还真的叹息，“我今个儿作成是跟这里的磁场犯冲相克，所以，老是说划话得罪人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们已经久病成良医了。”汪碧薇娇俏的幽他一默。

余盛仁也急着转移话题，企图冲散尴尬而略呈偃滞低迷的气氛，“呃——我看——我们下次的聚会就改去登山健行好了，我们这几个台大登山社的社员已经快一年，都没有一块活动筋骨了，当初，我们可是因为喜欢攀登山岭，跟大自然挑战的乐趣取加入登山社，进而结为知交好友的。”

季慕飞这会儿可是合作得很，“我第一个附议，而且——我建议我们再去爬一次大霸尖山。”

“那可要阿奇这个经验丰富的社长当领队才行！”麦德夫深谋远虑的提出建议。

“提起这家伙我就有气。”季慕飞望望腕表，怏然不快的

林燕妮作品集

蹙着眉峰，“都已经快七点了，他居然还不见踪影，待会非剥他一层皮不可！”

“小心隔墙有耳，别让我们学校那群‘阿奇迷’听见，否则，你大概没安全回到东海当你的‘挑琴圣手’了。”余盛仁好整以暇的提出忠告。季慕飞却搞怪的把脸俯近了汪碧薇，“碧薇，我把阿奇那个不守时又不解风情的家伙剥下一层皮，送给你带回家做纪念如何！”

“恶心！”汪碧薇红着脸阵啐道。

季慕飞恶作剧十足挑高了眉毛，“恶心？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待会阿奇来了，你可别怪我大嘴巴向他传达消息，说——”

“说什么？”一个低沉温文而富有磁性的男性嗓音倏地响起。

众人望着迟到了快两个钟头的雷修奇，别有默契的齐声嚷了出来，“你该罚！”

一身湿透了的雷修奇马上牵动嘴角笑了，笑得漂亮迷人而神采奕奕。“No problem!”他爽快地一口允诺，并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千张元大钞，“各位，今天我请客，你们尽管剥削揩油吧！”

季慕飞煞有其事的伸长脖子望了窗外一眼，“天空没下红雨啊！太阳也没从东边落下去啊！怎么会有这么豪爽慷慨的汉子？一个平日勒紧裤袋都嫌来不及的人会突然大方请客？莫非——”他忧心忡忡的看了雷修奇一眼，“这是回光反照的前兆？”

对于他的促狭逗弄，雷修奇只是神闲气定地轻拂了一下湿淋淋的发绺，悠扬自得的淡笑道：“我找到了合适又免费的住处，心情愉快想请客作东不可以吗？”

“请问你住在哪里？”季慕飞戏谑的取笑道，“森栅动物

思念的风筝

园？还是阳明山国家公墓？”

雷修奇熠熠生辉的眸光中闪耀着一层璀璨动人的光芒，“小季，我实在很欣赏你的急智诙谐，不过，容我提醒你，上述那两个地方都是要花钱才能住的，而——我的运气好象还没落魄到那种地步！”

“该不会是有问题的房子吧？”汪碧薇担心的说。

余盛仁不耐烦的大伙儿一块兜圈子、打哑谜，他直截了当的开口门道：

“阿可，到底是谁那么好心？愿意把房子免费借你住？”

雷修奇眼眼闪烁了一下，“是——璩如风教授。”

“什么——是他？”季慕飞冒出一声震愕的惊呼，声音骤然高了八度。“有没有搞错？他这个人——可是有名的怪杰哩，我大三选修了他的一门财税学，差点没被他给死当，他可是出了名的严谨难缠，我躲他都来不及，你还敢深入虎穴，自投罗网？”

“其实，璩教授他很爱护学生，私底下做人也很风趣幽默，他上课严谨也是用心良苦，为了我们好，你当初就是因为太爱玩，才会被他列为‘刮目相看’的对象。”雷修奇徐徐笑道。

“是啊！人家阿奇现在可是我们璩教授的得意门生，这名师照顾高徒也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个已经逃到东海混水摸鱼的人就不必过于杞人忧天了。”余盛仁笑嘻嘻的补上一脚。

“话是没错，可是住在一个道貌岸然的教授家多没趣，就好象住在监狱的囚牢里，一举一动都得小心翼翼，规规矩矩的，想起来就教人感到兴味索然，阿奇，你还是重新考虑一下吧！要不然——”他顽皮的努嘴，意味深长的看了汪碧薇一眼，“你以后跟碧薇约会多麻烦又不方便啊？”

林燕妮作品集

雷修不置可否的微微一笑，而汪碧薇却再度窘迫的红透了双颊。

“笨蛋，他们不会出去外面约会啊？”余盛仁瞪着他笑骂道。

“你才笨蛋，你知不知道现在谈恋爱的成本有多高？还不如精打细算，直接在家里约会比较经济省事，也可以——”季慕飞沉吟地思索着适当的说辞。

“也可以怎样？”余盛仁挤出一丝假笑，“不花一毛钱就让无限的春意留在家里对不对？”

季慕飞若无其事的耸耸肩，“你要这么说，我也不反对，毕竟，这是我的经验之谈！”他直言不讳的说。

“你啊！还真是——”余盛仁又摆出“圣人”的嘴脸了。

雷修奇挥挥手，不让余盛仁再说下去，“小季，圣人，你们要讲有颜色的笑话我是不反对，但，请适可而止，别把碧薇和斐容弄得浑身都不自在！”

“我有同感。”麦德夫也跟着点点头说。

季慕飞轻吁了一口气，“好吧！那——我们来谈什么？无聊的天气？还是无奈的国家大事？”

话甫落，他立刻为自己赢来了五双又凶猛又凌厉大白眼。



尽管时序已经进入了浪漫微爽的秋季，但，偶尔的艳阳高照和温室效应，还是能产生一股令人汗流浹背而难以消受的热气。

璩采晴轻摇小竹扇，坐在屋前小庭园内的摇椅内看书。清汤挂面下的一张小脸被秋阳晒得红扑扑的，让她那张漂亮而纯净灵秀的容颜多了一层健康清新的美丽与光彩。

打着赤脚的她像个山林中蕴孕的小精灵般闲适而清

思念的风筝

纯，一边赤着小脚摇晃着摇椅，一连朗朗念着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：

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表；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——”

“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，皇路当清夷，含和吐明庭——”一个低沉悦耳而富有磁性的男性嗓音倏地接口，把璩采晴吓了一跳。

她惊惶诧异的回过神，瞪着那名高大漂亮而自以为是的冒失鬼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不友善的提出质问，那双晶莹剔透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升起了一股戒备之色，只因为她的家是位于清幽雅僻的山坡上，而她的父母此时正巧出门都不在家。

那名神采非凡而俊秀儒雅的年轻男子轻轻咧嘴一笑，笑得潇洒不羁而有几分促狭。“我？我是一名不速之客。”

“不速之客？你知道你打扰我读书了吗？”璩采晴绷着一张俏颜冷声说道。

“读书？小女孩，你多大了？看你的样子——”那名剑眉朗目、浑身上下充满书卷味的不速之客故意眯起眼，细细端详着她好一阵子，“应该还是国中生吧！”

璩采晴的脸泛红了，她不服气的鼓着粉嫩嫩的腮帮子，不胜羞恼的说：

“什么国中生？我已经十八岁了，明年暑假就要参加大学联考了。”

“不速之客”双眼亮熠熠的，薄薄的唇角挂着一抹性感而微妙的笑意。“十八岁？在我眼里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！”

璩采晴挑起一道秀眉，昂起尖尖的小下巴，挑衅的说：

“那你呢？你又有多大？我就不相信你比我大多少！”

林燕妮作品集

“哈！你这是激将法，你想激我告诉你我的年龄，对不对？”

璩采脸红得像满天醉人的彩霞，她忸怩不安的别过头轻哼一声。“胡说！我才没有！”她强辩着，但，心脏却打鼓一般不由自主的咚咚作响又扑扑乱跳。

那名搞得璩采晴浑身燥热、心跳如雷的不速之客却走了过来，低头凝视着她，炯炯有神的眼眸中闪烁着一抹奇异的光彩。“我真的有胡说吗？”

璩采晴被他那双深邃迷人的眸子瞅得全身虚软，双颊烧红又无所遁形，只好赶快惊惶无助的垂下眼眸，把所有娇羞难安的思绪隐藏在两排浓密的长睫毛后。

“怎么不说话了昵？”不速之客语音沙哑的低问着。

“我——我不知道——要说什么，我——又不认识你！”璩采晴嗫嚅的说，仍是不敢抬头和他正面对峙。

“好久没看见像你这么清纯脱俗又容易脸红的女孩子，现在的女孩子，思想前卫、作风新潮而大胆，为了追求个人主义的抬头和解放，反而把最重要的淑女风范都给遗落了。”

璩采晴只是错愕的望着他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“唉！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是璩采晴对不对？”望着璩采晴写满惊讶、怀疑的神情，不速之客神清气朗的笑道：“嗨！眼睛别瞪得像铜铃一样大，我不吊你胃口了，我是雷修奇，是你父亲璩如风的学生，现在就读于台大经研所一年级，也同时是经济系的助教，不知道这样的介绍你是否还满意清楚？”

“你就是雷修奇？”璩采晴又惊又喜，那双乌黑漂亮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，雷修奇可是她父亲任教二十多年来最钟爱的得意弟子，更是口中赞叹不绝的一名奇才。

思念的风筝

~~~~~

雷修奇双眼亮晶晶地瞅着她，“怎么？我的名字真的这么响亮吗？还是我已经恶名昭彰，臭名满天下了？”

璩采晴抿抿小嘴笑了，露出了一对可爱的小梨涡。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臭名满天下了，不过，你在我家是真的很有名的。”

雷修奇兴味盎然的挑起一道家挺有型的剑眉，“哦？怎么个有名法？”

“有名到我妈跟我耳朵都快长茧了，而我爸还是唠唠叨叨的，无视于我们母女的‘健康’，每天都要提起你的‘名讳’歌功颂德一番！”璩采晴俏皮的皱皱鼻子，一脸慧黠的说。

雷修奇被她的用字遣辞逗笑了，“对不起，我完全没想到璩教授会这么抬爱我，其实，我只不过是一名平平凡凡、差强人意的研究生而已。”他谦抑地说。

璩采晴眨眨一对灵璨出神的眼珠子，巧笑倩兮的说：

“如果连你这种成绩优异、每学期都领奖学金的人，都算是乏善可陈的凡夫俗子，那我这个每天都被联考的梦魇整得七劳八素的人，岂不成了前途黯淡的庸才了吗？”

雷修奇惊愕的睁大眼，一抹难以掩饰的激赏和震动闪过心头，“果真是虎父无犬女，你的伶牙利齿还是教我又敬又畏，看样子，我以后若住在这里，得小心翼翼地避着你才行。免得一不小心就被你的刺芒伤到了。”他半真半假的调笑道。

璩采晴的心没由来的狂跳了一下，“你——要住这里？”

雷修奇点点头，潇然自若的说：

“是啊！璩教授同情我这个被房东扫地出门的穷学生，所以就慷慨的邀请我搬来跟他同住，美其名是帮他整理学术资料，实际上，是收容我这个找不到便宜房租的无壳蜗牛。”

## 林燕妮作品集

瞿采晴轻咬着下唇没说话，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  
一股舒软晕眩的惊喜感。

雷修奇困惑不解的凝注着她，“怎么？你不欢迎我这个  
害你耳朵长茧的不速之客吗？”

璩采心头一震，双颊莫名其妙的滚热了，“我——当然  
欢迎。”她的声音别别扭扭得连她自己都不认识了，偏偏，她  
的心湖里却翻扬着一丝丝如糖浆般四溢的喜悦，一份难以  
解释又有几许朦胧模糊的愉悦和羞涩。

雷修奇眼中闪过一丝温柔而动人的光采，他像个大哥  
哥似的伸手轻拍着璩采晴的肩头，“谢谢你，采晴。对我这  
没有兄弟姊妹的侨生来说，能够有你这样清灵可人的小师  
妹来宠爱，实在是上苍的另一种恩赐。我想，我们会相处得  
很好，就像亲兄妹一样的，不是吗？”他真挚的含笑道。

“我很愿意接受你的关爱，但，我可没有兴趣和你烧香  
歃血义结金兰。”璩采晴不加思索的脱口而出，说完之后，她  
的脸已经红得像烧熟的蕃薯一般。

雷修奇倏地冒出一阵朗声大笑，他情难自抑的伸手揉  
揉璩采晴的一头短发，“采晴，你真是我所见过最可爱又最  
慧黠冰心的女孩子！”

“什么事这么好笑啊？”和妻子一块到超级市场购物的  
璩如风霍出现在庭园的台阶前，手上拎着大大小小蔚为可  
观的购物袋。

雷修奇连忙欠身和璩如风夫妇打招呼。

“璩老师，璩师母。”

望见妻子眼中闪过的欣赏和惊奇，璩如风如同献宝似  
的拉着雷修奇的手腕，笑嘻嘻的介绍道：

“咏梅，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得意门生雷修奇，怎么  
样？你老公教出来的学生就是不一样吧！”苏咏梅笑道：是